笑傲江湖

壹

金庸

朗聲圖書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笑傲江湖/金庸著. —广州：广州出版社，2009. 12（2012. 06重印）
ISBN 978-7-5462-0071-2

Ⅰ. ①笑…　Ⅱ. ①金…　Ⅲ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　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216554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：19-2007-087号

朗声图书

本书版权由查良镛（金庸）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）专有使用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笑傲江湖

出版发行　广州出版社
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广建大厦九楼、十楼　邮政编码：510635
网址：http://www.gzcbs.com.cn）
策　　划　欧阳群
责任编辑　何　娴　杨珊珊
特邀编辑　林春光
责任校对　林卓萍
内文插画　王司马
封面设计　李小祖
代理发行　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（发行专线：020-34297719）
印　　刷　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
（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村石龙大道56号　邮编：518108）
开　　本　880毫米×1230毫米　1/32
总 字 数　1235千
总 印 张　46.125
印　　数　10001—20000套
版　　次　2011年11月第1版
印　　次　2012年6月第2次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62-0071-2
总 定 价　98.00元（全四册）

《金庸作品集》序

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，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，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飘流记》，才只写一个人，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但写到后来，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，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，内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，也是写人，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，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，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，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，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在小说，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，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什么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，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同样一部小说，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，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读者的个性与感情，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，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，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漫画的形式。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，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艺术，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，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判断美的标准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，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当然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，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，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，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，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，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，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直到文艺复兴之后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，所谓文艺复兴，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，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，长期来是“文以载道”，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，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《诗经》中的情歌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，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，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（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）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道。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。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份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。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。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纪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一九八六·二·六　于香港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金庸作品集28

笑傲江湖

金庸 著

壹

安徽大学图书馆
藏书
NLIC

NLIC2970841449

目录

一　灭门 …… 5
二　聆秘 …… 45
三　救难 …… 79
四　坐斗 …… 115
五　治伤 …… 151
六　洗手 …… 199
七　授谱 …… 225
八　面壁 …… 263
九　邀客 …… 303
十　传剑 …… 337

那少年哈哈大笑，马鞭在空中拍的一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

一　灭　门

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漫烂季节。

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青旗。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奕奕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。左首旗上绣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黑字，银钩铁划，刚劲非凡。

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“总号”两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，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英悍之气。

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，抢出大门。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，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。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就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喇喇纵马疾驰。身后跟随四骑，骑者一色青布短衣。

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，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啦！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拍的一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

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

五骑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，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，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刷的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，待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郑镖头纵马赶到，笑道：“少镖头，好箭！”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快来，这里有野鸡！”

林平之纵马过去，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，林平之刷的一箭，那野鸡对正了从他头顶飞来，这一箭竟没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劲力到处，波的一声响，将那野鸡打了下来，五色羽毛四散飞舞。五人齐声大笑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这一鞭，别说野鸡，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！”

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，史、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、陈七凑少镖头的兴，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，自己纵有良机，也不下手。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，两只雉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类的大兽，兴犹未足，说道：“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。”

史镖头心想：“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性儿，非到天色全黑决不肯罢手，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。”便道：“天快晚了，山里尖石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，再去打大野猪。”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，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但这匹白马他却宝爱异常，决不能让它稍有损伤。这匹大宛名驹，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，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

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，道：“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决不会踏到尖石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。好，大伙儿都回去吧，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。”

五人大笑声中，兜转马头。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原路回去，转而向北，疾驰一阵，这才尽兴，勒马缓缓而行。只见前面路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旁挑出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道："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、野鸡肉，正好炒了下酒。"林平之笑道："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。若不请你喝上个够，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。"一勒马，飘身跃下马背，缓步走向酒肆。

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："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，当真箭法如神，当世少有！"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地，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鬟，插着两支荆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儿向里，也不转过身来。郑镖头叫道："老蔡呢，怎么不出来牵马？"白二、陈七拉开长凳，用衣袖拂去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。史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，两个趟子手另坐一席。

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，说道："客官请坐，喝酒么？"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郑镖头道："不喝酒，难道还喝茶？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老蔡哪里去啦？怎么？这酒店换了老板么？"那老人道："是，是！宛儿，打三斤竹叶青。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氏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哪知道离家四十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三十两银子卖了给小老儿。唉，总算回到故乡啦，听着人人说这家乡话，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，惭愧得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。"

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又低着头走了开去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

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肤色却黑黝黝地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不少痘瘢，容貌甚丑，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，举止甚是生硬，当下也不在意。

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、一只黄兔，交给萨老头道："洗剥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盆。"萨老头道："是，是！爷们要下酒，先用些牛

肉、蚕豆、花生。”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，便将牛肉、蚕豆之类端上桌来。郑镖头道：“这位林公子，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。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，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多谢，多谢！”提了野鸡、黄兔自去。

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，仰脖子一口喝干，伸舌头舐了舐嘴唇，说道：“酒店换了主儿，酒味倒没变。”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。

两匹马来得好快，倏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！”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，转头张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店来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即大剌剌的坐下。

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却光着两条腿儿，脚下赤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多是如此装束，头上所缠白布，乃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孝，武侯遗爱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，白布仍不去首。林平之却不免希奇，心想：“这两人文不文、武不武的，模样儿可透着古怪。”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：“拿酒来！拿酒来！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”

宛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：“要什么酒？”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怔，突然伸出右手，托向宛儿的下颏，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宛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：“余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张脸蛋嘛，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石榴皮，格老子好一张大麻皮。”那姓余的哈哈大笑。

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！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，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！”

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：“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哪，你猜这兔

儿爷是在骂谁?”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此刻听这汉子叫他“兔儿爷”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？提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，兜头摔将过去。那姓余汉子一避，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溅了一地。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，抢到那二人身旁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还不成!”郑镖头喝道：“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胆子，到太岁头上动土?”这“土”字刚出口，左手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。那姓余汉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拖，郑镖头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冲。那姓余汉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顿，撞在郑镖头的后颈。喀喇喇一声，郑镖头撞垮了板桌，连人带桌的摔倒。

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脚色，史镖头见他竟被这人一招之间便即撞倒，可见对方颇有来头，问道：“尊驾是谁？既是武林同道，难道就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么?”那姓余汉子冷笑道：“福威镖局？从来没听见过！那是干什么的?”

林平之纵身而上，喝道：“专打狗崽子的!”左掌击出，不等招术使老，右掌已从左掌之底穿出，正是祖传“翻天掌”中的一招“云里乾坤”。那姓余的道：“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。”挥掌格开，右手来抓林平之肩头。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击出。那姓余的侧头避开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，拳开变掌，直击化成横扫，一招“雾里看花”，拍的一声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姓余的大怒，飞脚向林平之踢来。林平之冲向右侧，还脚踢出。

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，白二将郑镖头扶起。郑镖头破口大骂，上前夹击那姓余的。林平之道：“帮史镖头，这狗贼我料理得了。”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，不愿旁人相助，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腿，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。

两个趟子手奔到门外，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，一个提了一杆猎叉，指着那姓余的大骂。镖局中的趟子手武艺平庸，但喊惯了镖号，个个嗓子洪亮。他二人骂的都是福州土话，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不懂，但知总不会是好话。

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“翻天掌”一招一式使将出来。他平时常和镖局里的镖师们拆解，一来他这套祖传的掌法确是不凡，二来众镖师对这位少主人谁都容让三分，决没哪一个蠢才会使出真实功夫来跟他硬碰，因之他临场经历虽富，真正搏斗的遭际却少。虽然在福州城里城外，也曾和些地痞恶少动过手，但那些三脚猫的把式，又如何是他林家绝艺的对手？用不上三招两式，早将人家打得目青鼻肿，逃之夭夭。可是这次只斗得十余招，林平之便骄气渐挫，只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不三不四：“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，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。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，给我香个面孔，格老子咱们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”

林平之心下愈怒，斜眼瞧史、郑二名镖师时，见他二人双斗那姓贾的，仍是落了下风。郑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拍的一声响，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，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“不识好歹的龟儿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逗着玩儿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！”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将过来。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。

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宫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“卸”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拳力卸开，不料这姓余的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卸开，砰的一拳，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揿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右臂使招“铁门槛”，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“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！”

史郑二镖师大惊，便欲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

齐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趟子手白二提起猎叉，向那姓余的后心戳来，叫道："还不放手？你到底有几个脑……"那姓余的左足反踢，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，右足连环反踢，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陈七破口大骂："乌龟王八蛋，他妈的小杂种，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！"骂一句，退一步，连骂八九句，退开了八九步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"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！"臂上加劲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越压越低，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，始终差了数寸，没法打到，只觉颈骨奇痛，似欲折断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，更不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向前送去，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。

那姓余汉子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，退后两步，脸上现出恐怖之极的神色，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没至柄。他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，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来，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却又不敢。

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，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郑二镖头住手不斗，惊愕异常的瞧着那姓余汉子。

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登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，旁观数人大声惊呼。那姓余汉子叫道："贾……贾……跟爹爹说……给……给我报……"右手向后一挥，将匕首掷出。那姓贾的叫道："余兄弟，余兄弟。"急步抢将过去。那姓余的扑地而倒，身子抽搐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

史镖头低声道："抄家伙！"奔到马旁，取了兵刃在手。他江湖阅历丰富，眼见闹出了人命，那姓贾的非拼命不可。

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，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，跃上马背，不及解缰，匕首一挥，便割断了缰绳，双腿力夹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

陈七走过去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，踢得尸身翻了起来，

只见伤口中鲜血兀自汩汩流个不住，说道："你得罪咱们少镖头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才叫活该！"

林平之从来没杀过人，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，颤声道："史……史镖头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我本来……本来没想杀他。"

史镖头心下寻思："福威镖局三代走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，事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？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迩城郊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、巡按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。"皱眉道："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邻近大道，莫让人见了。"好在其时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白二、陈七将尸身抬入店中。史镖头低声道："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"林平之忙道："有，有，有！"将怀中带着的二十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

史镖头伸手接过，走进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萨老头道："萨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。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儿想法子遮掩。"萨老头道："是！是！是！"郑镖头道："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杀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这两只川耗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府来做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，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名。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可得紧些，漏了口风出来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线是真。听你口音，半点也不像本地人。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，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，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？"萨老头只道："不敢说，不敢说！"

史镖头带着白二、陈七，将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之中，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